

从女性哥特视角下分析《螺丝在拧紧》 中的压抑、幻象与主体崩溃

唐永怡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 福州 350000

DOI:10.61369/HASS.2026050040

摘 要：亨利·詹姆斯是十九世纪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代表作家，主要创作小说，兼事文学评论、游记、传记和戏剧等文体。他是世界上公认的“意识流”的创始人之一、“意识流”文学的一个先驱者。《螺丝在拧紧》是他于一八九八年所作的短篇小说作品，首版问世即备受关注。国外的学者从不可靠叙事、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的角度探讨了《螺丝在拧紧》，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艾伦·摩厄斯于1976年首提“女性哥特”一词。而事实上，《螺丝在拧紧》小说作者詹姆斯确为男性作家，但在小说内部使用女性的叙述者，在封闭式的密闭空间中体现了对主体的压榨，并透过叙事折射出对于父权制度的暗讽。本文以国内国外学者有关“女性哥特”文章为基础，从女性哥特小说方面对《螺丝在拧紧》中对女性的压抑、幻象与主体崩溃进行解读，从而分析并挖掘其意义价值。

关 键 词：《螺丝在拧紧》；女性哥特；哥特小说

An Analysis of Repression, Hallucinations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ubject in *The Turn of the Scre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male Gothic

Tang Yongyi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0

Abstract： Henry James is a representative writer of 19th-century American realist literature, primarily a novelist, and also engaged in literary criticism, travel writing, biography, and drama. He is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and a pioneer of that literary movement. *The Turn of the Screw*, a short novel written in 1898, is one of his two gothic horror works and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upon its first publication. Foreign scholars have explored it from perspectives of unreliable narration, structuralism, marxism, and feminism, and domestic scholars have also conducted research. Ellen Moers coined the term “Female Gothic” in 1976. Although James is a male writer, the novel uses a female narrator, depicts oppression within enclosed spaces, and subtly satirizes patriarchy. Based 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 on “Female Gothic,” this paper interprets female’s repression, hallucinations and the collapse in *The Turn of the Scre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male Gothic, analyzing and exploring its significance and value.

Keywords： *The Turn of the Screw*; Female Gothic; Gothic novel

圣诞节聚会中，道格拉斯宣读其亡故妹妹的女家庭教师遗留的手稿。手稿记述该女教师受雇于伦敦一位男雇主，前往埃塞克斯乡间庄园布莱独自照看其年幼侄女弗洛拉与侄子迈尔斯，雇主明确要求不得以任何事务打扰他。迈尔斯自寄宿学校返家度暑假，但校长来函通知其已被开除，女教师因怜爱男孩而暂未追问。

此后，女教师与管家格罗斯太太在庄园周围频繁目击一对男女幽灵，经查证是前任女教师杰赛尔与男仆昆特，二人生前与两个孩子过从甚密。女教师逐渐确信孩子们能看见幽灵并正受其邪恶影响。

女教师遂命格罗斯太太带弗洛拉离开庄园以脱离幽灵侵扰，独留自己与迈尔斯。此时昆特幽灵显现于窗外，女教师竭力阻挡迈尔斯视线，但迈尔斯仍然猝死于其怀中。

学者们对《螺丝在拧紧》的研究角度各色各样，有人看到了不可靠叙事、有人用上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或是女权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螺丝在拧紧》里还有一个细节，那就是，“女性哥特”，早在1976年就已经被艾伦·摩厄斯提出来了。《螺丝在拧紧》中也充斥着“女性哥特”的元素。具体有以下三点：第一点，《螺丝在拧紧》从小说女主角的眼睛来诉说一切事物；第二点，故事情节本身是在一个固定空间里上演，既增加了紧张的氛围，也让人如同置身其中；第三点则是作者对于父权制度抱持着某种否定的态度。正因为这样，我们有必要从前人研究的角度出发，从女性哥特小说的角度，着眼于《螺丝在拧紧》中女教师的压抑、幻想与崩溃去分析这部作品的独特之处。

作者简介：唐永怡（2000），女，汉族，重庆合川人，学历：硕士研究生在读，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一、女性哥特小说

（一）哥特的起源

哥特式风格的发展历经三阶段：3至4世纪日耳曼哥特部落入侵罗马帝国，使“哥特”成为黑暗野蛮的文化符号；12至16世纪，该术语转指以尖拱、高耸尖顶及彩色玻璃窗为特征的西欧建筑，营造阴森氛围；18世纪中后期，哥特式进入文学领域，以霍拉斯·沃波尔《奥特朗图堡》（1764）为起点。该体裁长期遭主流批评界贬抑，却广受欢迎，据里克托·诺顿考证，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英国最流行的文学实为哥特小说，读者遍及社会各阶层^[1]。其场景设于城堡、修道院等废墟之地，情节涉谋杀、暴力、复仇及超自然元素，结局常为善恶有报，引发紧张与崇高感^[2]。该体裁的流行催生大量模仿之作，简·奥斯汀的《诺桑觉寺》（1818）；1794年安·拉德克利夫的《乌多芙堡之谜》以景物描写与悬念达至巅峰，使其成为欧洲最具影响力作家，随后马修·刘易斯《修道院》（1796）因性暴力描写招致非议，拉德克利夫次年推出《意大利》获评论界盛赞。经此数部杰作，哥特小说文学地位确立，1790年代被誉为“哥特十年”^[3]。

（二）女性哥特

女性哥特文学流派萌发于18世纪末，迄今逾两百年，奠基者包括安·拉德克利夫、雷吉娜·玛丽亚·罗切及夏洛特·达克，后经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玛丽·海斯等激进女权主义者改造，女性声音渐入哥特传统。学界以拉德克利夫1794年《乌多芙堡之谜》为首部女性哥特作品，其虽承霍勒斯·沃波尔男性范式，却侧重女性意识成长与性格刻画。1976年艾伦·莫尔斯在《文学女性》中正式提出“女性哥特”术语，界定为“女性作家自18世纪以来创作的哥特作品”^[4]。华莱士和史密斯认为这可以被视为对将女性文学和哥特文学确立为文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产生了直接影响^[5]。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为鼎盛期，核心模式为女主人公遭囚禁于恐怖场景，其建筑与风景之旅隐喻童年至性成熟的过渡，旨在促进女性社交与教育，彰显独立性。该流派借以表达对父权制的反抗，挑战传统性别秩序，女主人公由成长获得自我认同，并唤起读者主体意识。此后，女性哥特持续繁荣，涌现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夏洛特·勃朗特《简·爱》、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及达芙妮·杜·马里埃《丽贝卡》等经典。

二、对哥特小说的继承与创新

（一）对哥特小说的继承

《螺丝在拧紧》承袭哥特小说传统，开篇即以“时值平安夜，在一座古旧的宅子里。”^{[6]22}奠定阴郁基调^[7]。故事依托女教师手稿展开，第一人称叙述强化了身临其境之感，而古老府邸本身即为哥特恐怖叙事的经典载体。

男仆昆特首次现身于暮色中的塔楼顶，二次出现于餐厅窗边；詹姆斯反复运用“窗户”意象，呼应哥特教堂彩绘玻璃的恶魔传说，以灵魂凝视、透明玻璃与漆黑背景的交织激发读者的想

象。前任女教师杰塞尔则常于深夜楼梯拐角现身，狭窄盘旋的楼梯诱发幽闭恐惧；其最常出没的湖畔，以萧瑟午后、冰冷湖水与密匝灌木的自然景观，反衬出邪恶力量的无所不在，个体渺小，恐惧蔓延由此被淋漓尽致地呈现。

（二）对哥特小说的革新

在空间上，传统写法重在外部的恐怖场景，詹姆斯却侧重把物理恐惧转化成心理压迫。庄园既是实际也是精神囚笼。烛光与月光这类哥特符号，并非只用来烘托氛围，就火柴照亮藏匿的弗洛拉那一幕来说，突如其来的惊悚让人脊背发凉。河边那一幕：女教师坚称看到了杰塞尔幽灵，格罗斯太太与弗洛拉却都矢口否认，三方各执一词，僵持不下；四周静默的湖水，仿佛无声地见证着这场关于“真实”的认知争执。

在人物上，女教师她突破了哥特传统中女性的那种定位，不再是受害者，可我们往往把她目睹的幽灵视作幻觉以及偏执。儿童角色具有双重性。迈尔斯表面如天使，却因不明原因遭学校开除。弗洛拉在湖边假装没看见杰塞尔幽灵。幽灵承载着阶级以及欲望。昆特是男仆，他的幽灵被塑造成俊美青年，象征逾越等级界限的性越轨；杰塞尔则着黑衣，暗示性压抑的苦痛。幽灵既是人物又是隐喻，两者都映射着主体的深层欲望。

在叙述手法上，小说采用嵌套式结构^[8]。故事从女教师手稿到道格拉斯转述，再到“我”的记录，构成三重叙述。这种层层嵌套在过程中不断消解故事的可靠性。

在情节上，传统哥特小说在情节上侧重于超自然复仇，而这本小说中则转向心理学的叙述。小说中幽灵出现象征的是女教师对雇主的思念。初见昆特时，其形象与雇主英俊潇洒的特征叠合。爱德蒙·威尔逊的精神分析解读指出，幽灵实质是女教师性压抑的投射^[9]。而小说中女教师与幽灵的斗争其实是自我博弈。最后幽灵的消失与迈尔斯之死暗示女教师和自我内心抗争的失败。

在结局上，小说颠覆了哥特小说邪不压正的传统。女教师自认为能够阻挡幽灵拯救迈尔斯，结局却是“他小小的、被夺走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6]498}。这种英雄主义异化解构了哥特小说的拯救叙事。对于最后迈尔斯之死有不同的解读。詹姆斯以模棱两可的故事结局从而实现了哥特小说的现代化转型。

三、女性哥特视野下的压抑、幻象与主体崩溃

亨利·詹姆斯的《螺丝在拧紧》是心理哥特小说的典范，虽然是男作家进行书写，但全文的最主要叙述者是一名女家庭教师，故事从女家庭教师的视角进行展开，所以这本小说也很值得从女性哥特文学的方面进行解读。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并与理论相结合，试图揭示詹姆斯如何将传统哥特元素转化为对女性精神困境的深刻隐喻，以及这种转化对女性哥特文学传统的革新意义。

（一）封闭空间与父权压迫

我们从女性哥特文学中能够读到这样的特点：闭塞的空间处处氤氲着男性压迫的气息，而《螺丝在拧紧》中的布莱庄园也同样不是简简单单的一所房子，倒不如说是为女性安排好的一种带

有性别特质的囚笼。

女教师刚到达庄园时的情景：“不，这是一座高大、丑陋、古老却又生活便利的庄园，具有某些悠久建筑的特征，一半闲置着，一半还住着人。置身其中，我不免想象，我们恰如一艘海上巨轮上的一小群乘客，是那样茫然无措。然而奇怪的是，我却在这里掌着舵”^{[6]74}。事实上，女教师愿意来到这里生活工作，就已说明她进入了这个制度当中。

（二）阶级与性别的双重牢笼

女教师的困境还于她的双重身份上。她不只是被父权制度压着，自己也得帮着执行它。一方面，她得乖乖听上面人的话；另一方面，她又得去管教手底下的仆人。这种撕裂感，在她如何对待杰赛尔的幽灵就特别明显。她自己虽是女人，却给前任女教师杰赛尔直接打上“坏女人”的标签，其实是在帮父权社会递刀子，让女人的名声更容易被弄脏。这种压迫，在维多利亚时代遍地都是。那个时代，恶和性几乎可以划等号^[10]。女教师心里藏着对雇主那点说不出口的好感，只能死死压住。最后这份压抑变成了对两个孩子过分严厉的看管。

（三）凝视结构中的权力角逐

女性哥特文学借由凝视的政治学揭示性别权力结构。在福柯理论视域下，《螺丝在拧紧》中的女教师深陷三重凝视之网。首重为男性视觉霸权：嵌套叙事使手稿经男性道格拉斯转述，男雇主虽未露面，其凝视却借肖像、书信蔓延；女教师期待“赞许的微笑”，显见父权凝视已内化为自我规训。次重为孩童的反凝视：迈尔斯天使面容下暗藏狡黠，弗洛拉以纯真眼神否认见过幽灵，此弱者的凝视反将女教师推入“迫害儿童”的道德陷阱。末重为女教师自身的主导凝视：其监视行为以“保护”为名，实则将孩子身体视为道德争夺的地盘，未脱父权逻辑藩篱。福柯指出反凝视常被权力结构收编，女教师在窗前阻挡昆特之场景即为隐喻。窗口作为阈限空间暴露了其反抗始终囿于父权建筑的坐标体系，位置依赖性决定其难以实现真正的颠覆。

（四）哥特式反叛的悲剧性局限

女性哥特传统常以女性觉醒或救赎作结，詹姆斯却颠覆此模式，揭示内心枷锁对反叛的致命反噬。女教师自诩“斗鬼英雄”，坚信阻挡幽灵即可拯救迈尔斯，然男孩猝然死于其怀。学界对迈尔斯之死有弗洛伊德式（窒息）与超自然式（幽灵报复）二解，然无论何者，均暗示其拯救行动实则引向毁灭。与传统哥特中伯莎·梅森拥有叙事权力的疯癫不同，女教师的第一人称反抗宣言因叙述不可靠而自我拆解，愈是坚决抗争，精神世界愈趋崩塌。此悲剧深刻映现女性哥特书写的叙事困境：在父权话语框架内，女性反抗或被病理化为疯癫，或被收编为规训工具；女教师既未获救赎亦未达觉醒，主体性彻底丧失，最终两孩童一疯一亡。

四、结语

本文从女性哥特小说的角度来解读《螺丝在拧紧》，尽管亨利·詹姆斯是男性作家，但这篇文章仍然能从女性哥特角度来进行解读。本文分析了《螺丝在拧紧》和传统哥特小说相比的继承与革新，主要从背景设置、人物塑造以及情节发展三个方面进行分析。革新主要体现在《螺丝在拧紧》在传统哥特小说的风格上更多地进行心理描写来烘托恐怖的氛围。并从女性哥特视角来对《螺丝在拧紧》中的压抑、幻象和主体崩溃进行解读，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螺丝在拧紧》不论是对哥特小说还是对女性哥特甚至对后续哥特作品都能起着不小的借鉴意义，这本书从传统的空间营造恐怖氛围上升至通过刻画人物心理活动来营造恐怖氛围，小说中女主人公虽极力同幽灵以及现实抗争，但最后并未取得完全的成功，这些都和传统哥特文学以及女性哥特文学有着不同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法从哥特文学或者女性哥特角度对这本作品进行解读，相反，正是这本作品在前者的基础上有了不同之处，才更加打开我们对这部小说研究的视野，并且帮助我们打开研究其他文学作品的思路和视野。

参考文献

- [1] Gothic Readings: The First Wave, 1764–1840[M]. London: A&C Black, 2005.
- [2] 叶超.重合·蜕变·困境[D].安徽师范大学,2006.
- [3] 肖明翰.英美文学中的哥特传统[J].外国文学评论,2001(2):90–101.
- [4] Moers E. Literary Women[M]. New York: Doubleday, 1976.
- [5] Wallace D, Smith A. Introduction: Defining the female gothic[J]. The Female Gothic: New Directions, 2009:1–12.
- [6] 詹姆斯.螺丝在拧紧.邹海仑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
- [7] 王琳.简析《螺丝在拧紧》的哥特色彩[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8(9):8–9.
- [8] 朱萌.“讲故事”过程中的权力争夺——从叙事学角度探究小说《螺丝在拧紧》的性别问题[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09,32(4):77–86.
- [9] 马元龙.螺丝被谁拧紧?——亨利·詹姆斯《螺丝在拧紧》的三种解读[J].文艺研究,2011(7):31–40.
- [10] 高向净.“女为信己者狂”——解读《螺丝在拧紧》中的女家庭教师[J].电影文学,2008,(2)85–86.